

美的化身

當代名伶童芷苓

(二)

● 李能宏

未留北京錯失良機

中共建國後，中華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委會成立，田漢等名家領導的文藝界，懷著向舊文化衝鋒批判心態，左右著當時文化界的思想改造運動，凡是提倡封建道德迷信愚昧，涉及妓女、多妻、偷盜、神鬼戲、靡音色情等劇目，都歸入在禁或在審之列，筱翠花和葉盛章等名角，被視為淫蕩、盜賊之徒，幾乎無戲可演，童芷苓自恃會戲很多，不會受多大影響，她本來就愛改戲，這下來得恰好，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芷苓被召入懷仁堂，在毛澤東御前演出過「漢明妃」，又應聶榮臻之邀，在總政禮堂，演出過「貴妃醉酒」，普獲好評，這是她難忘的榮譽。

此時，私營班社紛紛解體，國家劇團大批湧現，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建團，童葆苓與大嫂李多芬、李鳴盛兄弟都被邀入團，總政治部對芷苓格外青睞，許以團長職位及許多優厚待遇，芷苓婉言謝絕。以後，她領

著一支軍威不振、七拼八湊的小分隊，去南京，走武漢，最後在無錫演唱，累病了，經醫師診斷是肺病，只得暫別舞台，回到父母身邊養病，馬少波以中央級國家劇院負責人的身分，用宴請方式約見芷苓，勸她留京，並許以自領一軍掛團長銜，授一級演員職稱，另有汽車、房子、小灶、並付巨額保留工資等，因上海的陳力反對，隨謝拒了對方，馬少波遺憾不已，事後對人言，芷苓不留在北京是個錯誤，此話在十四年後果然應驗，若當時留在北京，可能在十年浩劫中可免受罪，連她的命運也可能改觀。

在同行爭先恐後加入國營的日子裡，不明事理而又任性的芷苓，不知眼前的歸「公」是一股時代浪潮，李玉茹早已加入「華東」，評為一級，芷苓偏安入「人民團」評為二級，院裡實行坐班制，不管有戲沒戲，一律按時上班、打水、搬桌椅都要自己動手，這些都使芷苓氣憤不滿，最使她不能理解的，周信芳院長演「四進士」電影時，令芷苓

配演三路角色萬氏，李玉茹飾演楊素貞（這部影片改成錄影帶，很早就來到台灣），她不但為周配，同時也為李輔，人在屋簷下，焉敢不低頭，受了氣，只有回家找丈夫出氣，陳力成了出氣筒。

一九五三年，芷苓頭胎得子，陳力四十得嗣，非常高興為討吉利，取個名字叫陳吉。過了兩年芷苓接著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取名陳工，此名既無女性色彩，又怪得出奇。家中一連多了兩個小孩，起初還有女傭照顧，以後環境轉壞，一切都由陳力承擔了。

十年浩劫飽受折磨

一九六六年秋天，惡名昭彰的「西城糾察隊」，在北京「六中」設下了「勞改廳」，用酷刑拷打出來的鮮血，題寫了「紅色恐怖萬歲！」鮮血，從北京文藝界首先流出，北京大學隨著流，以後全國血淋淋了。上海殺伐序幕開始，供上了一條人命「祭旗」，這位無辜的人就是金素雯（金素琴之妹），

不到四百人的上海京劇院，是牛鬼蛇神的高產戶，一批涉世不深的「學館」小將，受人蠱惑，充滿了佔據舞台中心的狂熱，鬼門關點名，閻王爺過堂，生死簿備案，搞得熱鬧喧騰，天翻地覆，他們把院裡名導演，名演員集中起來，排成長隊，每人胸前掛著一塊牛鬼蛇神的牌子，寫上姓名，從那天起，童芷苓經常頭戴高帽，臉上抹垢，披頭散髮，任憑紅衛兵們戲弄、侮辱、踢打、咒罵，爲了芷苓不願充當污穢田漢的槍手，她生平第一次被打耳刮子，接著她的頭被人狠狠地往下掄，並喝斥著說：「童芷苓你不投降，就叫你滅亡」，接著她的家被抄，一次二次沒完沒了；人被鬥三番五次，而且逐步升級，里弄鬥、海港鬥、工廠鬥、大學鬥，把芷苓的名聲愈鬥愈大，鬥得興起，就拉頭髮，打耳光、拳打腳踢，連損帶罵，恣意羞辱，家庭被鬥得連床都沒留下，全家席地而睡，一連七年。

因爲芷苓曾替周信芳爭取過工資得罪了張春橋，又爲不願改行演老旦而得罪了江青，被列爲特大打擊對象，有一次在審訊時，被打得昏了過去，造反派都下班了，她徐徐而醒，用力地站起來後，站不住，頹然倒地，艱難地邊走邊停的回到家門，丈夫、兒子、女兒，都倚門盼歸，當看到芷苓被打得遍體鱗傷時，都放聲大哭，女兒爲媽媽擦洗傷處，殷紅的血已經乾了，皮肉和衣服粘在一起，女兒輕輕擦，眼淚行行流，陳力瘦骨嶙

峯、滿眼紅絲、手腳發抖，在一旁眼看愛妻皮開肉綻、血跡斑斑，心中痛苦萬分，不禁淚灑衣襟。儘管渾身傷痕纍纍，第二天還是要回去報到，造反派小將把江青的「文攻武衛」當成聖經，殘忍的刑罰花樣千奇百怪，先用白酒強灌芷苓，喝令她把拉力器打開，她說不會，造反派逼她非拉不可，芷苓猶豫地拉了一下，一個造反派，悄悄地走到她身後，把住拉力器猛地一拉，突然鬆了手，整個拉力器大彈簧打在芷苓臉上，這一重擊，打得她頭暈眼花，接著又被踢了一腳，應聲倒地，兩片消瘦的臉，腫得像紫茄子一樣，被打後的芷苓，不敢哭，還得乖乖地繼續寫罪狀，好幾次，芷苓想上吊自殺，難友們提醒她，不能死，死了就是畏罪自殺，家屬倒了霉，真是活著難，死也難，不久芷苓被隔離審查了，一九六九年有一天，造反派來到芷苓家，命令式地對她說：「趕快收拾一下，跟我們走」，陳力警覺性很高，知道事情不妙，飛快地拿出陽台鑰匙，欲與愛妻一起上去跳樓，芷苓心頭一下劇震，深感夫君情義深重，要死，自己死，決不能讓陳力殉葬，小聲回了一句，「現在來不及了」，打消了丈夫的死念，匆匆地隨造反派走了。長達兩年的牢獄生活開始了，無邊無盡的黑夜，與其相伴的，只有慘淡的孤燈，她思念父母、丈夫、兒女，每天深夜，昏暗的燭光在她眼前搖曳，清晰的聲音時而回旋在身旁；「要跳，我和你一起跳，要死，全家死在一起

……」狂風吹開窗戶，她怦然一驚，一旦自尋短見，全家必無生路，害丈夫、害子女，年邁雙親白髮人送黑髮人，萬萬使不得，再大的罪都受過了，熬過黑暗，定有光明。

雲層中乍見陽光一道，鄧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，劫後的中國，一步步在整頓中露出生機。政治風暴變幻莫測，暴風雨後的彩虹僅是曇花一現，一九七六年初周恩來逝世，鄧小平下台，山雨欲來風滿樓，人人都在緊張中，九月九日，毛澤東去世，國家命運未卜，人心不安，十月中旬，四人幫被捕，馬路上貼滿了醒目的標語「打倒王洪文、張春橋、江青、姚文元」。陳力一家四口，興奮地走上大街，去親身體會一下盛大節日的氣氛，漫長的遊行隊伍湧上街頭，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，自動加入遊行行列，上海全市各條通衢大道，蜿蜒著千百條遊行長龍，人們熱烈地慶祝，盡情地歡呼，直到深夜，始盡興而散。

童家是書香門第，稱得上父慈子孝，兄弟恭，在十年浩劫時期，芷苓被鬥，二哥壽苓，曾不顧自身的安全，奮力相救，妹妹葆苓也爲挽救其姐到處奔走，小弟祥苓是當時最紅的樣板戲演員，甚獲江青喜愛，爲了搭救芷苓，曾請求江青、張春橋，都未獲准，四人幫垮台後，一家人喜慶團圓，遺憾地是，童漢俠於一九七四年逝世時，芷苓正在幹校勞改，未能趕到北京奔喪，母親臥病在床時，芷苓曾趕回北京探望，母女相見，恍

如隔世，這一見，是母女最後一次見面，芷苓哭著登上歸途，不出所料，老人遂了最後心願，不久溘然逝世。

舞台是芷苓的第二生命，她大難不死，恢復自由後，感到心焦，自己已是五十五歲的半老徐娘了，有限的舞台生命，再也經不起「掛」了。她形胖實腫，為使體格迅速恢復，每天清晨去中山公園跑步、打拳、練劍、體力逐漸恢復，最要命的嗓子衰敗，老音迭出，一對弦，腔也荒了，氣也橫了，稍唱幾句，嗓子不濟，以致一字不出，她害怕和厲慧良一樣，受害後「塌中」，她四處求醫，向同行求助，不少名醫、教授，紛紛獻計為她治療調聲，智者所見略同，都認為尋找新的發音部位，是唯一的良策，沈先生的京胡伴隨著芷苓的嗓子，在各個部位探索尋找，五遍、十遍、百遍，不遑地尋求感覺，久而久之，部位找準了，氣息融通了，力度出來了，高低音，寬亮音全有了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芷苓終於成功了。她懂得蓄勢待機的道理，把全部身心集中到一點，磨戲、磨戲，還是磨戲。

雨過天晴時來運轉

四人幫倒台三年了，芷苓仍坐著冷板凳，文藝界國內外人士，廣大的新老觀眾，都熱烈的期盼著芷苓的復山，一九七八年底，電影「傲蕾、一籃」開拍，電影局前來商借演員，指名要童芷苓出任影片中一籃的母親

，文化局拒不同意，京劇院也不放人，最後電影局找到中央部裡，才把芷苓借出去，影片在東北開拍，東北零下三十度的嚴寒，是芷苓心中的三春，她告別上海的親人，開始譜寫她藝史上新的一章，芷苓的戲份不多，一共只有幾組鏡頭，她時逢閒暇，便請假飛往北京，趕往荀府，探望師母張偉君、師妹荀令萊，走進荀師書房，瞻仰恩師遺像，一片淒楚，勾起她無限哀思，四大名旦，梅、程早逝，榮極，荀、尚去遲，慘哉！生逢其時重要，死適其所何嘗不重要，貧富枯榮，命也！芷苓復出北京，是轟動劇壇的大消息，北京京劇院院長親自出馬談公事，上演的戲碼是「金玉奴」，在圓恩寺影劇院，連演兩天，天天滿座，佳評如潮，不久，遇上北京市推出京劇流派劇目匯演專場，李萬春、吳素秋分場登台，經李萬春熱情約請，芷苓被邀加盟，李萬春自演壓軸「武松打虎」，把大軸讓給芷苓，葆苓姐妹演出「樊江關」，芷苓馬上道謝，李萬春時任北京京劇團團長，不唱大軸，是十分希罕的事，老藝術家謙遜美德，令人欽敬，「樊江關」演出成功，全戲一氣呵成，觀眾耳目一新，童氏姐妹的「樊江關」，是為北京觀眾獻上的又一珍品。北京演出，極為成功，馬上返回東北外景地，北京大紅的消息，很快地傳到哈爾濱，經孫榮蕙（榮春社弟子，曾陪荀慧生唱二旦）把消息放了出去，當地文化局長和文藝界人士，堅請芷苓演出「金玉奴」、「

樊江關」，盛情難卻，芷苓只得抱病登台，孫榮蕙為她助演，反串莫稽，配演梨花，演出精彩，觀眾熱烈的掌聲，把芷苓的頭都震昏了。「哈爾濱日報」報導了演出盛況，用「傲幹奇枝」四個字作標題，對芷苓走紅東北，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北京、哈爾濱兩地響雷驚動上海，在上海與陸玉蘭演出「樊江關」，童芷苓駕輕就熟，信手拈來，渾身是戲，狀態之佳，一如往昔，觀眾們都以奇異的神色而大惑不解，她的功力怎麼不見退，還是百分之百的童芷苓，文革後，復出的老藝術家，功力仍佳的，北方有李萬春、厲慧良、王金璐許多位，上海僅童芷苓一人。在上海，芷苓又與言少朋演了一齣「遊龍戲鳳」，和「蘇武牧羊」，成績甚好，言少朋抱病上場，體力不濟，氣力不足，芷苓演完，也累得一身大汗，年齡不饒人呀！「金玉奴」在北京、東北演出成功，在上海的老藝術家俞振飛，劉斌崑分享了童芷苓的喜悅，經俞振飛提議，劉斌崑附和，三巨頭聯袂演出「金玉奴」，三人的年齡加起來高達二百一十多歲（俞振飛七十八、劉斌崑七十七、童芷苓五十七）一次歷史性薈萃演出，在一九七九年春成了事實，當時轟動申江，給菊壇留下一段佳話。

赴美演出造成轟動

童芷苓之女陳工（藝名童小苓）六歲練功，學藝勤奮與其母無異，芷苓有意讓女兒

(二) 當名伶童芷苓

繼承母業，幼年即以藝事薰之，女兒天賦極佳，進過戲校，文革中被逐出校門，下廠當木工，芷苓一直為女兒抱屈，四人幫倒台，芷苓又打算送女兒入戲校，戲校推說年齡太大拒收，小苓求藝之途坎坷，於是當機立斷，捨藝從學，閉門苦修，發憤攻讀，日夜不輟，通過英語考試，遠走美國營生，小苓赴舊金山求學，進入了她的現實生活中，一九八一年的一天，美國紐約「林肯中心」，特函邀請童芷苓，到美國參加六月份紀念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五週年演出活動，請柬是由已定居美國的周少麟發來的，她十分高興，一來可以以藝會友，二來又可以母女會面，六月中旬，她如期登程，少麟、英華昆仲均偕夫人前來接機，少麟與芷苓摯友重逢，四目相對而視，彼此在對方臉上，尋覓想像中的神貌，「日月輪流催人老，江山依舊人事非」，大難不死，異地相逢，既興奮，又感慨。

八月十三日晚，首場紀念演出在林肯中心的爱麗絲·杜利表演廳隆重舉行，門票早在幾天前就賣完。啟幕之前，先由國際戲劇理論家艾德拉女士，登台介紹麒麟派藝術特點，介紹完畢即開始演出，帷幕打開，台下掌聲大作，給演出送上一份西洋碰頭彩，顧憶萱以「挑滑車人的挑車」一場開場，第二齣是「四進士」盜書一場，大軸是芷苓與少麟合演的「宋江殺惜」，芷苓一出場，就把觀眾的神完全攏住了，芷苓演出精彩，台下掌聲迭起，誰說老外不懂戲，真是「天涯存知己，異國有知音」，大幕落下，如雷的掌聲，結束了首場演出，芷苓心頭巨石落下，一陣欣喜，渾身輕鬆。演出連演連滿，宛如在上海的「天蟾」、「皇后」搬了家，最後獻演「宇宙鋒」，此戲難度極高，多年未演，似無多大把握，不敢奢求什麼轟動效果，她演出認真賣力。並把服裝和做表的微瑕補以白璧，當場扯髮、抓容、脫帽一氣呵成，動作嫺熟美妙，毫無破綻，使原來稍冷的場子有所改善，合情合理，「宇宙鋒」改後試演打響美國似在意料之外，卻在情理之中。

芷苓首次赴美演出，造成轟動，各界嘉評如潮，大使館特為她舉行慶祝酒會，臨行時，許多中外貴賓到機場送行，並互道珍重，後會有期，在機艙裡，拿出少麟轉交給她的三首詩，詩是署名德剛的作者，三十五年後，重看芷苓的演出，有感而寫：

① 聞道清香來海外，麒麟隊裡有珍禽，紅簾一揭驚重見；的是當年童芷苓。

② 音自清甜色自嬌，年華略派小蠻腰；慧珠姐妹今如在，應喜連台有二喬。

③ 兩代興亡百念遷；卅年如夢復如烟，甯知座上繁霜鬢，總是台前美少年。

芷苓連看數遍，百感交集。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全在自己把握，一切靠奮鬥，青山常在，綠水常流，萬里天涯，必有知己，在國內被人冷落，到國外人人讚美，人情冷暖，使她感慨不已。

童梅聯演譽滿香江

一九八二年春，香港東方藝術學會，邀請南北兩大名旦到香港演出，南方是童芷苓的荀派，北方是梅葆玖的梅派，以上海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為班底，樑柱齊全、角色紮實，在香港新光戲院連演十四天，原定票價八十元，票市竟高到十倍，香港原是粵劇天下，京劇入口僅有十分之一，十年浩劫結束後，楊秋玲和胡芝鳳曾先後到香港演出，造成轟動，她們都是中共建國後，走紅的旦角，與童芷苓梅葆玖（依其父餘蔭）的聲譽無法相比。旅美名建築師貝聿銘、諾貝爾獎得主楊振甯，粵劇名伶新馬師曾、林家聲、美國奧斯卡金像獎評委盧燕女士（梅蘭芳義女）偕高齡母親名坤生李桂芬女士（梅葆玥之師）特由美國飛香港，台北的名流及伶、票各界三百餘人，都齊集香港，觀賞南北兩大名伶的聯合演出，北路以葆玖擔綱列有梅戲八齣，南路以芷苓為主備有名戲七齣，最後一場是二位主角合演的「大登殿」，梅師王寶釧，童師代戰公主（報師恩，捧師弟），香港海報廣告上大書「童芷苓，梅葆玖領銜主演」，大家都以為芷苓將以頭派身分於戲碼佔優，及至劇目公佈，見葆玖仍佔上風，莫不讚美芷苓戲德過人，以圈內人度之，論牌子、名望、技藝，芷苓領先以三七開已是寬宏，如今五五開中還有謙讓，芷苓肯這樣的，旁人誰能，十四天演出，場場客滿，經

(二) 當代伶名童芷苓

各界一再挽留，演出團答應加演三天以表答謝，在港三週，港九各報的評論文章，竟多達四百餘篇，令人咋舌。芷苓香港之行的初衷，僅想出演香江，填補空白，以藝會友，廣結朋友，重振聲威，回歸自我，革新創造，遍受公認，結果備受歡迎，深獲讚美，高奏凱歌而還。一九八〇年七月，香港市政府舉辦戲曲匯演，與童芷苓連袂來港的有華文漪、孫正陽、汪正華、李長春、童小苓等此番京崑同台演出，一連三天，在大會堂音樂廳演出，芷苓與小苓母女首演「樊江關」，母親捧女兒，自飾樊梨花，小苓台風先聲奪人，高挑碩長的身材，軟靠翎子，俊美英武。旋風式的圓場中，趟馬身段、迅疾、靈捷、臥魚、翻兒，起得又高又飄，好紮實的武工，那張美艷如花的臉，純粹是母親的再版，一對秀目、明麗活潑，一下便把台下觀眾懾住，一張口，似銀鈴作響，嗓音寬而亮，圓而潤，觀眾們都說，真是一塊好材料，是她媽媽模子裡刻出來的，台底下議論紛紛像開了閘，記者訪問小苓，為何不專攻京劇而改學時裝設計，她回答說：在美國京劇的發展天地有限賴以維生不足溫飽，她自幼喜愛京劇，在美國仍不斷練功，這次是利用暑假，來港與母親同台演出，把偏愛的「樊江關」獻給香江觀眾。想不到，一夜之間，童小苓名滿香港。

童芷苓把「宇宙鋒」革新後，曾走紅於北京及美國，她首次在香港演出，朋友擔心

，她卻不懼，上台後，梅腔發聲，行腔吐字，換氣發音，沉而不滯，靈而不飄，典型梅派唱法，唱段中顯示了她的梅派功底，觀眾對此是始料不及的。第二次香港演出，不但自己成功，女兒小苓，也成了名滿港九的名伶。一九八五年元月，童芷苓到美國接受亞洲最佳藝人獎，回程時，路過香港，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文怡閣演講，她提了

一只長白水袖，以為道具，開講唱念及喜怒哀樂的美化，條理鮮明清晰，在座眾多教授，都感到芷苓不愧是京劇名伶，還有講授京劇現代基本理論的天才，是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處，聯合國出盡風頭以後，被人普遍看好，在「藝術家」頭銜之外，又多了一頂「演說家」的桂冠。（未完待續）

個人理財好幫手 · 企業經營好夥伴

國營機構

中央信託局

誠信可託



業務項目

- 銀行
- 信託
- 外匯
- 購料
- 貿易
- 儲運
- 人壽保險
- 公務人員保險



誠信有特性 · 服務有誠信

總局：台北市武昌街一段49號
電話：(02)311-1511 (80線)